

傅柯 危險 哲學家

Alain Brossat / 著

羅惠珍 / 譯

朱元鴻 · 楊成瀚

蕭旭智 · 陳惠敏 / 校訂

●
朱元鴻 ·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文推薦

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北師大藝術系教授

研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文推薦

傅柯／ 危險 哲學家

Alain Brossat／著

羅惠珍／譯

朱元鴻・楊成瀚

蕭旭智・陳惠敏／校訂

Michel Foucault: Un philosophe dangereux?

Copyright © Alain Brossat, 2012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e Studies, NCTU,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7

傅柯——危險哲學家

作 者 Alain Brossat

譯 者 羅惠珍

校 訂 者 朱元鴻 楊成瀚 蕭旭智 陳惠敏

出 版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責 任 編 輯 林郁暉 余思

封 面 設 計 鄭宇斌

發 行 人 涂玉雲

總 經 理 陳逸瑛

編 輯 總 監 劉麗真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66

部落格：<http://ryefield.pixnet.net/blog>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 • 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 • 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 • 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a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印 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12年11月

二 版 一 刷 2013年1月

售價：NT\$300元

ISBN 978-986-121-813-7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傅柯：一個危險的哲學家 / Alain Brossat 作；羅惠珍譯。--
二版。-- 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2012.11
面； 公分。--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7)

ISBN 978-986-121-813-7(平裝)

1. 傅柯 (Foucault, Michel) 2. 學術思想 3. 哲學

146.79

目錄

序言：跟著他，那危險的 朱元鴻	003
前言	009
1. 危險哲學家？	017
2. 康德讀者傅柯——現實問題	027
3. 傅柯的問題化過程	037
4. 傅柯的部署論	047
5. 牧民與「動物生命」	063
6. 安全的部署	079
7. 《規訓與懲罰》，三十年後	097
8. 鄙民、政治與事件	111
9. 反抗管理、抵抗管理： 無法治理的部分	139
10. 傅柯學說的應用與實踐	153
11. 傅柯語彙中的「民主」	171
12. 裸露內心世界——傅柯傳記之不可能	177
致謝	205

Contents

1. Un philosophe dangereux?	017
2. Foucault lecteur de Kant——la question de l'actuel	027
3. Problématisation chez Foucault	037
4. La notion de dispositif chez Michel Foucault	047
5. Pastorat et « la vie bête »	063
6. Les 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	079
7. Surveiller et punir trente ans après	097
8. Plèbe, politique et événement	111
9. Contre-conduites, résistances de conduite: la part de l'ingouvernable	139
10. Pratiques et usages de Foucault—présentation	153
11. Le mot « démocratie » dans le vocabulaire foucaldien	171
12. Son cœur mis à nu—l'impossible biographie de Michel Foucault	177

傅柯／ 危險 哲學家

Alain Brossat／著

羅惠珍／譯

朱元鴻·楊成瀚

蕭旭智·陳惠敏／校訂

序言：跟著他，那危險的

1968年夏季，五月事件剛結束，傅柯受邀在巴黎附近的文森（Vincennes）校區建立一所新的哲學系。這個新的文森實驗校區是戴高樂當時新任命的教育部長進行大膽改革的櫬窗：一所被期許為跨學科、前瞻研究、民主的標竿大學。不用明說，解消學運也是其目的之一。不過，學運的動能與喧囂卻立即蔓延並占領文森校區。而傅柯著手創立的這個哲學系也絕非等閒，先後數年之間加入的學者包括了瑟爾（Michel Serres）、夏特雷（François Châtelet）、德勒茲（Gilles Deleuze）、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以及包括了共產黨、自稱毛派的無產者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托派的幾位年輕同仁，例如巴迪烏（Alain Badiou）、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以及本書作者Alain Brossat。此即是日後的巴黎八大學哲學系。

傅柯造就的這個時代集結，非同凡響。綜觀二十世紀以來，一個學術單位能夠不囿限於學科壁壘而在人文社會思想界發揮廣泛影響力，且接續活躍長達半個世紀的，或許除了1930年代自歐陸輾轉流亡播遷美國而廣泛影響貫越至197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之外，難找到相匹的例子。不過，這個時代集結也

跟星座一樣，星體共同出現的組態不能推論其間的實際距離，相互間的作用力與吸拒方式也不易簡單歸納。有向來激烈反對的論爭，如巴迪烏對德勒茲；也有在一方身後愈趨顯明的回溯劃異，如洪席耶對李歐塔。但對於傅柯，則相互的應力如何作用，卻常是表達含蓄或片斷細微，好奇的研究者必須在散落的脈絡裡辨識或揣測。這本論文集之所以難得，不因為是又一部「傅柯研究」，而是因為作者，傅柯的一位年輕同事，明確地展示著一種受用方式：跟著他（avec lui），體會源源不絕的啟發力量。

「危險哲學家」，這個書名標題逐漸在討論中浮現時，我們感到這是個傳神貼切的稱呼。傅柯自覺地說「對他們而言，我是個危險人物，因為我是個潛在的馬克思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然而這個自嘲的段子並未窮盡來自左翼對他的警戒。傅柯是不是個「青年保守主義者」？傅柯是「左派的友或敵」？這般難以辨識的焦慮從1980年代以迄於今持續迴盪，而摸不清是敵是友的模糊是更嚴重的危險。1979年傅柯在法蘭西學院講授「治理性」的課程，有些人發現了他批評左翼政治的徵候。他不僅要學生讀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與海耶克（Frederick Hayek），他對現代自由主義特質的分析也表現了明顯的同情：自由主義的治理性原則包含了質疑「是否過度治理」（政府管太多）的恆常批判，相反地，社會主義或許不缺國家理論，卻缺少這般內建批判的「治理性」，因此雖有在社會安全方面行政管理的干預技術，實際上卻常淪為警察

國家或過度管理的國家。而我們知道，無論面對規訓或是生命權力，傅柯強調的是如何「不被統治」或至少「不被這樣統治」的意志。

傅柯的「鄙民」（*the plebs*），也是個將傳統左翼政治模式掀掉毯子的危險概念。記得我自己首度睜大眼睛「跟著」傅柯，是在1980年代初的某日讀到他1972年的〈論人民公審：跟毛派的討論〉。這次對話裡，傅柯冷靜地質疑法國毛派們的浪漫語彙：「群眾」是群眾自己嗎？「人民法庭」的運作方式不已經是「國家機器」了嗎？更重要的是這篇對話裡首次出現了傅柯作的一個區分：不受馴化也難以治理的「鄙民」，相對於可由牧羊人（黨、主席……）驅使或代表的「人民」與「無產階級」。當時我在書頁底緣注了幾個字（這個區分）「可大作文章」。我不曾作過這文章，三十年來英語世界探究傅柯「鄙民」概念的文章也不算多，但這個區分卻在歐陸的左翼政治思潮迴盪繞疊——德勒茲與瓜塔利的「游牧民」（*nomads*），李歐塔的複數小寫「猶民」（*the jews*），奈格里的「諸眾」（*multitudes*），阿岡本的「凡異民」（*whatever singularity*）、洪席耶的「沒份的那部分」（*the part having no part*）——其效應是傳統左翼視為根基的政治主體紛紛遭到撕裂或拋棄，包括了因為難脫國族認同或意識形態多數而成為壓迫性的「人民」，據稱歷史賦予革命與專政使命的「無產階級」，以及仰賴先鋒「黨」領導的革命模式。傅柯能不受到傳統左派的怪罪

或懷疑嗎？「鄙民」並非社會學上的客觀存在，而是相應於權力關係的動態迴響，從未完全熄滅的反抗爐火。此後任何對於權力部署的分析，都不得不考慮「鄙民的」觀點。

〈傅柯語彙中的「民主」〉，論文集最短的一篇，我對這篇的寓意頗感好奇。作者經營了懸疑驚奇：怎麼可能！為的是要拍案叫絕：在傅柯任何的著作、訪談或論述裡竟然找不到「民主」一詞。傅柯如此介入政治與當代社會批評，怎會如此昭彰地遺漏了「民主」呢？所有的難以置信，其實反差地強調了作者的推論：民主一詞，傅柯沒興趣！我跟作者一樣曾經搜尋過。確實，若我們找的是現代或當代的「民主」，傅柯是缺席的。然而有一處作者沒提到，在傅柯去世前一年，1983年初的法蘭西學院課程《自我與他者的治理》，傅柯非常深入仔細地討論了古代雅典民主分別與「平等的自由言說權」（*Iségoria*）以及「說真話」（*parrésia*）之間的模稜關係。在僭主獨裁（*tyranny*）之下我們見到「說真話」的暗影：謊言、屏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處於不得「說真話」的體制之下，高貴出身的人也猶如奴隸，而所有人民都注定要受主子瘋狂或愚蠢的擺布。「說真話」是民主的必要特徵。然而民主與「說真話」的惡質關係也可能造成墮落的過程，威脅甚至摧毀民主。任何人可以隨意發表議論，尤其是代表多數或盛行當道的意見，從眾，甚至是討好多數聽眾感覺的意見（我們習稱之為「民粹」），可能發生劣幣逐良幣一般的消音作用，消滅了民

主的「說真話」及其必要的區辨能力。的確，這段討論全然在古代雅典的文獻脈絡中進行，就如傅柯對許多議題的分析全然不顧當代的脈絡。但這些分析難道真的與當代的民主政治不相干？我不這麼認為。

在傅柯的論述與訪談中找不到（現代）「民主」一詞，確實是個值得一嘆的題目。但設想這般立題的寓意與效果，若是換個例題呢？我也大致搜尋過了，傅柯的工具箱裡也找不到「平等」一詞。這麼個左翼政治的根本理念，傅柯的年輕同事如巴迪烏與洪席耶那麼重視的政治概念，傅柯竟然缺席，未置一詞（或許除了討論古代雅典的“Isēgoria”「平等的言說權」），那麼意思是……？

在我讀來引人入勝，也是全書壓軸的一篇，〈裸露內心世界——傅柯傳記的不可能〉，作者交錯閱讀米勒（James Miller）撰寫的《傅柯的生死愛慾》、艾希邦（Didier Eribon）撰寫的《傅柯及其同代人》，兼及其間跨大西洋交火的憤怒與抨擊。這篇評論展現了我所認識作者的狡黠與譏諷，甚至可以說是波德萊爾式翻轉評價的機鋒，值得玩味。

我想像，這本小書不是什麼學術研究或課程的指定讀物，而是午後林蔭涼椅上的好讀，尤其是曾經或深或淺跟著傅柯的讀者，靜謐的重溫與新探。

朱元鴻
2012年6月於台中西屯

192

前言

對於哲學作者，尤其是當代哲學家的研究，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式：要嘛，就是對他（*sur lui*）進行研究，成為專家、行家。要不，就是跟著他（*avec lui*）一起探索研究，在哲學家身上體會到研究路上一股源源不絕的激盪與鼓舞的力量。

這本論文集顯然來自後者。無論在法國或世界的其他角落，都有受到廣泛認可的傅柯思想研究專家，他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都勝過我千百倍。目前在大學或研究機構裡都已出現了傅柯學（foucaldologie），甚至發展出了種種傅柯的門派體系（foucaldocterie），在這其中所有關於傅柯的研究今後都是可能的。這個現象，還真是所有成一家之言的大師的共同命運——不僅具備了符合學界規範條件的常態化，而同時，他們的言說與個人的存在，處在特殊性與規訓的場域裡，卻又是如此的頑倔、永不順服。

本書所集結的文本則凸顯出另一種傅柯研究的方法：這些評論性的文章全都連結了某個「場合」（*occasion*）或某個獨

特的時空環境，連結著現時中的某個「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但卻得以變得清晰、被探討，並與他所部署的許多概念、分析和研究產生關係，而得以重新組構。這一切都應歸功於傅柯。

傅柯倡言任何人都可以依其所需，隨意擷取哲學作品中的概念為己所用。他這種將哲學作品視為「工具箱」（*boîte à outils*）的論點，我認為很不謹慎。自從傅柯辭世之後，他的「工具箱」理論被運用得淋漓盡致。許多領域，包含他無止盡地嘲諷的學科（例如，犯罪學），都拿著傅柯所頒發的工具箱許可證，東抓西拿，任意使用，毫不尊重哲學作者本身。

相反地，我相信在哲學場域裡，一般會認為，在從事哲學思想研究的路上，不能沒有同道好友扶持同行。我們多少都會受到一個或數個仍在人世或已辭世的「朋友們」的支持鼓勵。我們跟這些所謂的「朋友們」持續進行著公開或沉默的「對話」，但從不建立某種師徒間的關係定位；這個「對話」關係，是研究哲學思想的條件，也是在現時中進行哲學研究（*philosopher dans le présent*）的根本目標。而從這個方面來看，現時中的哲學也正是將聲音和軀體賦予哲學在某個的一切都傾向於消逝的世界中的在場（*présence*）的哲學。

我因此寫下了這本書所蒐集的論文，這些論文篇篇都穿越

了傅柯所曾給出的線索，但全然不以一部傅柯研究的鉅著為職志。我也不必在層層疊疊已經砌成一座山的「傅柯研究」(Studia Foucauldiana)的作品中，再堆上一小塊石頭。就此，在他稱之為「診斷」(diagnostics)，或用另一位同伴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來說，「永遠處於進行式中的災難」(la catastrophe perpétuellement en cours)的探究上一路陪伴著我的也正是傅柯。

由衷感謝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同仁、朋友們，以及文化研究學刊，他們的努力不懈，終於讓這些文本得以中文出版。本書所收錄的論文無關乎傅柯的傳記題材，而我也由衷期盼這本論文集能激發讀者關注傅柯的種種鮮活思維(pensée vivante)。無論「作者」是否還在人世，他的思想永遠是鮮活的。